



留日小记

四月芳菲
著

不离开故土

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家乡

不肯起行囊

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牵挂

作家出版社



留日小记

四月芳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日小记 / 四月芳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3-8835-1

I. ①留… II. ①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2068 号

留日小记

作 者: 四月芳菲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35-1

定 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I 初到东瀛心慌慌

- 第一章 第一天，实在不美妙 / 004
- 第二章 与K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 007
- 第三章 终于找到组织了！ / 016
- 第四章 离家的孩子 / 030
- 第五章 考试不是你想考，想考就能考 / 035
- 第六章 打工，痛并快乐着 / 039
- 第七章 院生考试，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 / 051
- 第八章 回家，休整！ / 062
- 第九章 我的外婆 / 066
- 第十章 天空飘过几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 074
- 第十一章 异国他乡的春节 / 081
- 第十二章 院生，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 087

II K大的学生

- 第十三章 正式生的准备工作 / 094
- 第十四章 新学期的闷棍 / 110

- 第十五章 我们的娱乐生活 / 121
- 第十六章 服务生也要做报告?! / 133
- 第十七章 一人生活，苦乐参半 / 137
- 第十八章 小盆友，闪闪惹人爱 / 154
- 第十九章 说走就走的旅行 / 160
- 第二十章 古味京都 / 169
- 第二十一章 论文，又见论文! / 175
- 第二十二章 不见硝烟的战争往往血肉横飞 / 180
- 第二十三章 成长的烦恼 / 191
- 第二十四章 中华韵味，独领风骚! / 200
- 第二十五章 高野山，出发! / 204

III 有一种情感，叫作不舍

- 第二十六章 新年，新气象? / 212
- 第二十七章 妈妈来了! / 216
- 第二十八章 两头蜡烛 / 225
- 第二十九章 我们没有都教授，但我们有帅蜀黍! / 230
- 第三十章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 235
- 第三十一章 毕业季的“猿粪”! / 244
- 第三十二章 你的生命，不是只属于你自己 / 250
- 第三十三章 宝岛台湾，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 255
- 第三十四章 研究室VS医院 / 268
- 第三十五章 最后一抖索 / 278
- 第三十六章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春节 / 280

尾声 / 283

后记 / 285

引子

2014年3月25日，日本神户环球纪念堂内。

“K大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21名毕业生，请起立！”

“唰——”

就见礼堂中间的几排座位上零零星星站起来了
一些人，男生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生们或穿日式和服，或穿晚礼服。我穿着一身短款旗袍，个子又相对比较高，比较显眼（也许纯粹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

台上，学校校长对着法学研究科的学生代表照本宣科说了一些，最后说道：“恭喜毕业！”

“哗——” 掌声响起。

坐回椅子上，我突然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不，应该是这一个月以来一直都处于蒙眬状态。“这就毕业了？留学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脑子里一直在回响着这样的声音。直到毕业典礼的第二天，我从教务处那里接到烫着金字、印有中（其实是日本使用的汉字）英两种文字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听到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让我把学生证返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感觉到：

我毕业了，留学生涯，真的结束了。

从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到如今已近二十七岁，

三年半，整整四十二个月的时间都留在这个如今正樱花飞舞的国度。我曾经想，会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留学生涯结束的那一刻，但当这个时刻真的来临的时候，我的内心只有迷茫和彷徨。我的将来是什么样的？我该走一条怎样的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留学东瀛，给我留下了什么？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却剩下一片空白。可是慢慢的，在这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却映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画面，喜悦与辛酸，欢笑与泪水，所有的点滴过往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幕幕呈现在眼前。哪怕是那些我不想记起的，那些我自认为已经忘了的，一阵大风吹过，又赫然出现在时间的沙漠之中。

I
初到东瀛心慌慌

第一章

第一天，实在不美妙

2010年10月1日，下午一点。日本关西机场。

我提着重重的行李箱，小心翼翼地来到接我的舅舅面前。舅舅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面无表情。

“一会儿给你妈去封邮件，告诉她你到了。”他说道。

我怯怯地点点头。

我的舅舅是妈妈的大哥，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工作认真严谨，是个纯正的理科型人才。话虽然不多，心里却自有一番考量。一句话总结，就是茶壶煮饺子——肚子里有数。据说他老人家也曾叛逆过，年轻的时候跟我外公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他的反抗手段是冷暴力——这么说也许不太准确——就是在日记里说他爸，即我外公是个暴君。结果很不幸地被我外公看到，外公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军人，据说那个队伍的兵都是暴脾气，而且平时又喜欢喝点儿酒，所以，嗯哼，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什么样，应该就应了王朔的那本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肯定不是我舅舅，他在目睹了外公的暴跳如雷之后依然淡定地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由此可见他的性格。我曾经认为这种性格的男人是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共同生活的最初阶段他的这种性格差点儿没让我崩溃。听说妈妈以前还有一个哥哥，也就是说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却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了，那个来去匆匆的儿子也成了外婆心中永远的痛。一直还记得外婆与他人谈及那个儿子时语气里那无法

遮掩的伤痛。如果妈妈多了一个哥哥，舅舅多了一个弟弟，是不是会对他的性格有一点儿影响？也许有，但私下认为可能性不大。

跟着舅舅坐了三四个小时的机场巴士来到他住的地方——姬路，一个不是很繁华但却安静的城市，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的所在地，曾经热播的大河剧的主角——日本传奇军师黑田官兵卫的发家地，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和那个赫赫有名的美女阿江与的女儿、同时也是丰臣秀吉的儿媳妇（前儿媳）千姬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为这个宁静却美丽的小城添了些许历史的厚重感，而春天漫天飞舞的樱花则为这个历史名城添了几分浪漫气息，人们似乎可以随着翩翩起舞的花瓣去遥想战国时期的金戈铁马和贵族女子身上所穿的和服在地上拖曳出那一抹优雅——只是这是后话。我刚到的那个时候没有樱花，只有树上秋色渐染的叶子，过不了多久就是日本赏红叶的季节，只是我实在没什么心情去欣赏罢了。那个时候的我正在焦虑与彷徨中惴惴不安，正在想我怎样才能不会表现太差或太蠢，不要让舅舅不高兴。

只是还是适得其反，跟着舅舅去吃晚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对话了，却一直记得那个时候的尴尬。那个时候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即使你过了日语一级你也不见得会听懂日语——更何况我还没有过一级。虽然我只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兴趣学过一些日语，也在来之前突击过一段时间（很短），却还自信满满地认为可以多少听懂一些，至少能蒙对一些。可是，想象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看着服务人员笑语盈盈，我却瞠目结舌，只是非常简单地问我是要冷面还是热汤面，我却干脆听不懂。亏得我还跟舅舅说我能听懂一些，套用电视剧《派出所的故事》里面一句经典台词：太尴尬了。

那顿饭吃得很别扭——只是我一个人在别扭，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虽然大家会觉得未免有些夸张，但真的是我那时候的感受。一直在父母的羽翼下长大，没有经历什么风浪，芝麻点的小事都能觉得大如斗，这就是那时的我。虽然后来我遇到了很多比这个还要

糟心一百倍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很让我难过，就好像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周末还要上课回不了家，在别人眼里都觉得不可思议。记得我在后来跟一位姐姐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中，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关，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候的难过，所以不要总跟年轻人说：你这根本不算事，更难的是如何如何。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也不会了解，不了解，也就无法产生共鸣，一切的说教也就没了意义。等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些坎坷，等他们咬牙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再让他们回头看看曾经让他们痛苦不堪的过往，他们就会由衷地说一句：这真的不算事！就比如那时候的我，已经不觉得周末不回家有多么惨绝人寰，只觉得这么简单的话都回不上来实在是羞愧万分。心里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不该来日本？是不是，是不是？

浑浑噩噩地吃完了饭，回到家，舅舅去游泳，我留在家整理房间。说是整理房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心情，我想跟妈妈说说，排解一下心中的压抑。打开电脑，连上网，启动skype，却发现临出国前竟然没有为skype国际长途缴费，老妈那个时候没有QQ，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微信，除了电子邮件我没有其他能联系上她的方法。记得那个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大脑一片空白，一遍又一遍点击着联系人里老妈的用户名，苍白的十字叉表示着对方不在线，我却还是像疯魔了一样地点击着，心里希望她是因为隐身而不是因为不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对未知生活的恐慌与迷茫也逐渐将我逼到死角，最后精神崩溃，放声大哭，似乎这样能把那些负面情绪随着泪水一起抛出来。忘了哭了多久，后来我想到可以通过一个朋友联系到老妈，最后到底和她老人家通了电话，然后就是挨了一顿狠批。中心思想就是：只不过因为不能跟家人通上电话你就哭得稀里哗啦，将来怎么办？其后还有一堆巴拉巴拉，也都不重要了。反正通完话关机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应该去学着怎么自己去面对一些事情了。

第二章

与K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虽然我曾经对自己在日本的生活能力表示过忧虑，但是根据后来的事情来看，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比如说，你几乎在任何角落都能看到中文，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很有利的，就是不懂日语也能蒙个六七成——后来我妈来日本就是这么逛大街的（虽然有些字根本就不是咱们想的意思——比如说“愚痴”二字，中国人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这是“八嘎”的另一种说法，其实也确实不是什么好话，只不过它的意思是：牢骚；还有的压根儿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丁稚”，要是不查字典谁能想到它能跟“学徒”这个意思扯到一起？以上种种，不胜枚举。）还有，日本人的服务质量没得挑，在待人接物上都颇为周到，和蔼可亲，让人倍感亲切。甭管是超市餐馆还是政府机关，甭管是小小服务员还是警察叔叔，哪怕是向路人甲问个路，你都不会看到一张硬邦邦的棺材脸。尤其是在姬路市政府办理外国人登陆证——类似于外国人用的身份证——的时候，那样的亲切与细致简直让我们这些看惯了一些鼻孔朝天的办事人员嘴脸的人受宠若惊，我当时日语还不好（虽然现在依然不怎么样，但当时更是鸡同鸭讲），很多问题都不懂，或者干脆听不懂，接待我的那个美眉也没有露出一点儿不耐烦，一遍又一遍，把语速放到最慢，温柔地给我进行讲解。我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对方会摆出一副鄙视的面孔，也不用担心对方会甩出一句“不懂的就上什么网站自己查”，然后就把我晾在那里。这种担心完全就是多余，无论是在哪

里，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至于上外面吃饭或是买东西，只要记住几句固定对话，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真正要担心的，是跟我的导师，当时是研究生导师的初次见面。

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下小小的名词解释，中日两国虽然都有“研究生”这个词，但意思并不一样。日本的“研究生”并不是正规生，没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即使上了课也不给你记学分，图书馆的借书卡和学生证都跟正规生不一样。中国的那种研究生，日本的名字叫“院生”，日本的大学生被称为“学部生”，各个专业被称作学部，比如说法学部、经济学部、农学部；学部生往上走一步，就是院生，院生里面包括修士——即中国的硕士——和博士，两者学习内容被区分为“博士前期课程”和“博士后期课程”（晕了没）。院生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大学院，自然也要分专业，只是不再是学部，而是“研究科”，比如我后来读的法学研究科，我们的好邻居经济研究科和人间发达研究科（这个研究科超级复杂，几乎什么都包括，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该把它算作理科还是文科）等等，但是法学又有点复杂，除了有法学研究科之外，还有一个法科大学院，如果说法学研究科类似于中国的研究生院，那么法科大学院就是为了将来进行实务法律，为了通过日本司法考试而准备的。两者教学内容不同，要求不同，层次也不同。我后来认识一个人为了在专业上精益求精，选择了法科大学院的课程，上完一节后回来一直在惊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些学生都很すごい（厉害），上课时无无论老师提出什么问题，无论指到谁，对方都可以马上回答出来，而且ペラペラ（很流利），实在让人“亚历山大”。说了一堆，不知道大家到底搞没搞懂日本的研究生是个什么东东？没搞懂？没事，你只要记住研究生等于旁听生就行了。日本还有一类人叫研修生，虽然都带“生”字，但他们跟学校可没什么关系，研修生翻译成中文就是实习员工，以工厂、餐馆、超市等工作人员为主，不要混淆哦。

这里我要再插一句，日本以前和中国一样，无论什么专业都可

以去考司法考试，但是后来进行了什么改革，规定只有法科大学院出身的人才可以参加司法考。后来因为有人抗议，日本又非常“温柔”地进行了补充，其他学科的人也可以考试哟，但是在那之前要先通过一个“预备考”，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可以有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哟亲。

那么什么是预备考？司法考试顾名思义考的都是跟法律条文有关的内容，那么预备考呢？我曾经查阅了相关资料，结果我看到了神马！除了司法知识之外，还有自然、社会、人文等一堆的杂七杂八，除此之外还有面试，考法律实务！

那么这样的考试通过率是多少呢？我先说一下司法考试的通过率，跟中国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左右；那么预备考呢？

既然只是筛选的第一步又考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怎么着都得百分之三十多吧？

答案是：百分之三！还不足！

看到这个让我心碎欲绝的数字我只想仰天长啸：你确定不是玩我是吧！你确定是吧！

曾几何时，我也曾野心勃勃想要拿下日本的法律职业资格，但现实却给我当头一棒：嘿！醒醒！

插播完毕，回到正题，继续说找啊找啊找朋友，哦，不，是找老师。

说起我找老师的过程，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以下省略N个非常）的曲折，而根据后续的发展来看，那不仅仅是曲折，而且诡异。

说起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牛掰！K大商法学科NO.1，日本关西地区商法学科NO.1，据说还是全日本商法学科的NO.2（NO.1的是日本商法学大神，著作等身，早稻田大学教授江头宪治郎）。书店里面也是经常能看到他的书。开研究会的时候诸位老师都要问问他的意见，他做发表的时候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出。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到了K大以后才知道他

老人家的身影有多么伟岸。指导教授是我在出国前选择的，通过K大的官方网站，看哪个老师的研究方向自己比较感兴趣，就可以给他发邮件看能否成为他的学生。当初我选择的老师并不是我后来的指导教授，而是另一位老师，根据姓名暂时称呼他为S教授。至于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位牛老师，理由可能是因为当时看到他的研究内容太笼统、范围太大，我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怕搞不太清楚，就想选择一个研究方向比较具体化的教授，也就是S教授。选择后通过K大毕业的表姐给那位老师去了一封邮件，很快就有了回应，S老师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学生，也没有办法很快去了解（因为当时不在日本嘛），所以无法收我当他的研究生。看了这封邮件后我并没有多大反应，因为本身留学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去世的外婆希望我能趁着年轻而且外面还有亲戚在的条件下出去多看看，而我自己则没有多强烈的“我一定要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愿望，所以对于S老师的拒绝也是无所谓。但是当时我绝对不会想到，命运会在那里埋下一个伏笔，S老师虽然没有成为我的入门指导教授，却是我成为院生后的第一任教授；而我与入门教授的缘分，则用一种更奇妙的方式连在了一起。

虽然我被S老师拒绝，但是K大商法学科不止一位教授，我的表姐也希望我能多长长见识，就让我换一位老师。在K大的三名商法正教授中，她让我试试一位她在上学期间就知道的老师，也就是我上文所说的入门指导教授，研究范围广泛得让我犯晕的K教授（K教授：那说明我水平高，十项全能啊，你识不识货啊）。我看了看K大教职人员表，嗯，名字很帅气。然后就还是那个程序，发邮件问老师行不行。K老师让我写一份研究计划书给他看看，我有点蒙。肯定不能写中文的，只能是日文或者英文，斟酌了一下，也就仅仅是一下，我决定写日文版。选择了一个我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公司监事制度的比较，这也是我后来的毕业论文主题，找了一些资料，组织一下语言，写了一篇计划书，当时觉得还不错（等后来的后来再看看觉得简直就是垃圾）。剩下的问题就是语言关，因为我当时

的日语写作水平，说是初级都是褒奖我了，所以我先用中文写了一篇，然后，咳咳，再用Google翻译进行日文版转换。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Google还是百度翻译，给出的答案都是千奇百怪，所以我又大概以自己的水平改了一下，又托表姐和表姐夫做了更专业的修正，这才给老师发了过去。没过多久，老师回信到了。上面写道：对你表妹（给我的表姐）写的计划书，我看不懂。

我苦笑。

老师还写了一些话，中心思想是因为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升学的人越来越多，大学院也不是那么好进的，想当他的学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没戏。

表姐很遗憾，爸妈很遗憾，我嘛，依然无所谓。耸了耸肩膀，哼着小曲，拿起一本公务员考试真题，复习去也！留不留学不重要，趁着还在读书，事情不是很多，争取再拿下一个证！

就在我复习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在刚刚做申论题有点儿感觉的时候，就在我觉得极有可能入公务员面试大围的时候，就在我几乎忘了曾经办过留学的时候，一个远洋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你被允许成为K老师的研究生了！”表姐说。

我拿着电话，有些不知所措。

然后就是急急忙忙办手续，办签证，我就这么被打包空运到了日本，就这么成了K老师的学生。至于身为他的学生应该有多么自豪，这种感觉是在以后才有，那个时候我除了茫然就是紧张和恐慌，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跟他见面。

“这个老师吧，我不太了解，有点儿怪，跟他打招呼有的时候他也不会理的。”这是姐姐对他的评价，我在脑海里勾勒出这么一个形象：一个梳着小泉纯一郎一样的狮子头，身上时刻都充满着呛人烟味的怪老头儿，无论冬夏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大风衣，无论晴天还是阴雨鼻梁上永远都架了一副老旧的黑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包，面色阴沉地走在校园里（你确定你描述的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种脑补出来的形象也是我紧张恐慌的根源。

跟老师约好了见面的时间，提着送给老师的礼物准备出发。临走前舅舅问我：

“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我故作镇定。

“哦，”他一边穿鞋一边说，“其实这样最好。”

从我家到学校，在不坐计程车的前提下，最快也要将近一个小时。我说的最快情况并不是指公路交通堵塞（目前还没遇到过），而是电车线路。日本的电车线路很方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哪怕不懂日语，只要记得目的地站怎么拼写、看得懂路标就没问题，而且售票口和站台工作人员也很乐意帮助你。在国内只要一谈起日本的交通运输，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起新干线，其实新干线只是日本电车中很特殊的一种，那玩意儿是快，从关西近畿地区到东京也就半天，嗖嗖的，但那玩意儿也贵。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优惠，但普通人可没这个折扣，所以很多人都会宁可选择飞机不坐新干线，因为机票比车票还便宜（咳咳，当然，这里面也没算机场巴士的钱）。平时人们上下班通常也会选择电车——自然不是新干线，一般电车分为普通、快速、新快速三种，普通是每一站都停，快速是隔几站一停，新快速隔得就更多了，但是重点站三种电车都是停的。时间上能差多少呢？以普通和新快速为例，从我们家到繁华区三宫，普通要五十分钟将近一小时，新快速仅需要三十五分钟，因为启动、停车、乘客上车都是需要时间的，新快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由于新快速只在大站有停留，许多小站仅仅是擦肩而过，而且新快速相比普通和快速车次较少，这就需要乘客根据情况来选择搭配乘坐，比如我们学校那一站新快速就不到，但普通和快速都有停留，这就必须要1+1混搭了。

所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无瑕的事物，日本电车确实很方便快捷，也没有交通堵塞，但有时也会因为安全检查耽误那么一点时间，这就会出现电车延迟。如果要发生个什么人身事故——比如有人从站台上摔下去或卧轨——那可真是倒了血霉了，至少四十多分钟，